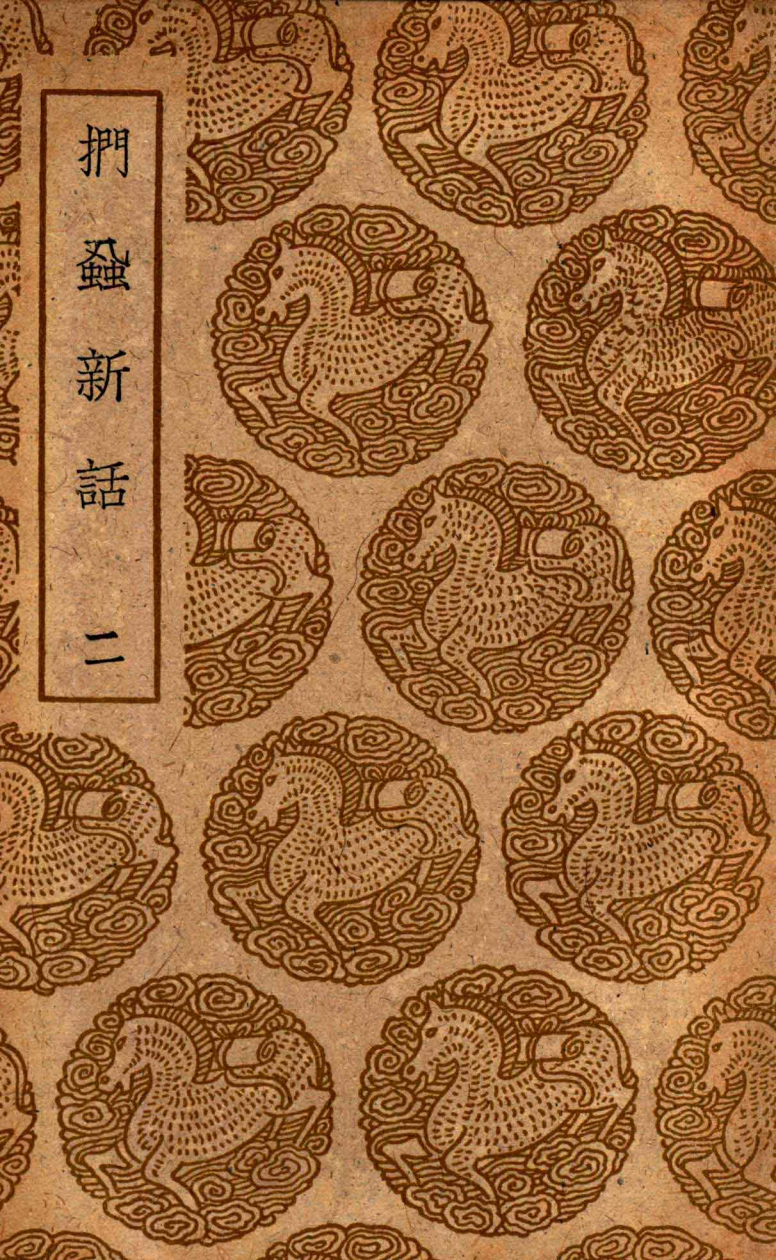


捫蝨新話
二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捫

蝨

新

話

二

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陳

善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捫蝨新話上集卷之四

逸詩孔子刪而不取

逸詩見於論語。如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皆聖人以其言不合理而去之者。卽此可見當時刪詩之意。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比禮。夫君子不可斯須離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爲後乎。此其害禮者。惟子夏知之。故子曰。起予者商也。謂於聖人有所發也。今詩中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是孔子因而刪之矣。唐棣之詩。人以比兄弟。唐棣之華。萼上承下覆。今乃偏而相反。以喻兄弟相失。室以喻其所處。作詩者言吾兄弟豈不相思。今乃相失如此。以所處之遠故也。夫兄弟之愛。天性也。豈以遠故不相好乎。此尤其害理者。故孔子從而正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於是去而不取。孔子於逸詩所不取之意。可見於論語者如此。則其他可以類見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亦又何限。惟琴書載衛女之詩。所謂思歸引者。獨見全篇云。涓涓流水。流於淇兮。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詭隨。坎坷何辜兮。離厥茨。予觀是詩。始言淇水有似乎竹竿。次言離厥茨。有似乎牆有茨。則知逸詩之言。有類乎詩者多矣。惟其不純。故不見取於孔子爾。或者嘗疑古詩三千餘篇。今存者三百五篇而已。孔子雖刪詩。安能十分去九。予以論語及衛女之詩考之。則孔子所不取之意。蓋如此。夫石鼓之文。猶不見於後世。況其他乎。

論俗人之俗

山谷嘗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吾謂谷言固佳。要未盡俗人之狀。何謂俗人之狀。曰。平日無佳論。而臨事好造作。此俗人也。平居妄自尊大。而臨事不知體。此俗人也。雖使山谷復生。亦不易吾言也。

文人相譏

東坡醉白堂記。荆公謂是韓白優劣論。而荆公虔州州學記。東坡亦謂之學校策。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或者又曰。此傳奇體也。文人相譏。蓋自古而然。退之畫記。或謂與甲乙帳無異。樂天長恨歌。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尋不見。當是目蓮救母辭爾。近柳屯田云。楊柳岸曉風殘月。最是得意句。而議者鄙之曰。此梢子野溷時節也。尤爲可笑。

東坡不獨是行脚僧乃苦行僧

東坡嘗言。見今正是行脚僧。但喫些酒肉耳。予謂坡不獨是行脚僧。乃苦行僧也。坡蓋自謫黃州後。便見學道工夫。晚年筆墨。挾海上風濤之氣。益窮益工。此則苦行僧又不及也。

論孟子序三聖

孟子所序三聖。世多泥於文而不知其意。王荆公曰。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

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三人者皆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不免有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之弊極於天下矣。故孔子出而後聖人之道大全。而無一偏之患。蘇子由獨以爲不然。曰。孔子嘗言此三人矣。或謂之仁人。或謂之賢人。未聞以聖人許之者。其敍逸民。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尙足以爲聖人乎。且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爲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而有伯夷之弊。此皆妄意聖人爾。予謂此說足以正荆公之失。而未盡孟子之意。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此假義設辭也。蓋孟子謂任與清與和。此三者。士君子爲行之大概也。士君子之行。苟未能至於聖人。則必有所偏。偏則此三者必居其一矣。夫以天下庸庸之人。多同乎流俗而不能自立也。士君子於此三者。苟能其一。則亦可以自見於世。故假此三人者以顯其義。然而不免有所偏。非全德也。故復假孔子以終其說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以爲士君子必如孔子。然後謂之全德。否則獨行一介之士而已。此孟子願學之意也。夫又安有矯弊之說。彼孟子者。又豈以此三子爲足與孔子並而稱聖乎。予故曰。此是孟子假義設辭明矣。

阮籍知母而不知父。雍姬知父而不知夫。

阮籍聞有子殺母者。曰。嘻。殺父乃可也。至殺母乎。人怪其失言。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也。殺母。禽獸之不若也。吾觀阮籍此語。甚似安祿山。祿山每拜必先妃後帝。曰。胡人先母後父。由是而言。殺母者。固不若禽獸。而籍之言。則亦夷狄也。籍固賢士。所以至此者。好奇之過也。士君子立言。要可以爲訓爾。

豈在好奇。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於野者。知其後必爲戎。晉之後有五胡之亂。則亦籍輩先爲夷狄之言故也。夫籍中國也。而與夷狄無異。祿山夷狄也。而與禽獸無異。其亂一也。孰謂籍之賢而與祿山並乎。吾又觀鄭伯將使雍糾殺祭仲。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此語與阮籍亦無異。阮籍先母而後父。姬母知父而不知夫。皆非理也。婦人之義。在家從父。既嫁從夫。而曰人盡夫也。此何等語。或曰。當此時。雍糾欲殺其父。不可以莫之告也。爲姬計。則當奈何。曰。使姬而知義。則當力諫其夫。使辭於君。不可。則涕泣而道之。而陰諭祭仲。使爲備而勿泄也。不亦父夫兩全乎。爲姬母計者。姬曰。父與夫孰親。則答曰。無親疏如此。則姬必且思而及於吾之所謂計矣。姬母之言。不可以訓。雖然。以籍之賢。猶入於夷狄而不自知也。姬母其何誅。

堯之試鯀

堯之試鯀。爲舜設也。按堯典。言鯀方命圯族。而楚詞亦云。鯀倖直以亡身。則其爲人。必剛愎好勝者也。堯將以天下與之。側微之人。知鯀之剛愎好勝。必有異議。於是舉而試之。俟其久而無功。自當退聽。此堯之意也。夫鯀以九年之久。績用弗成。而舜之試也。三載乃底可績。蓋不如是。則不足以服其心。或者乃謂當時在廷之臣。未有及鯀者。堯方以洪水爲急。故不得已而試之。使堯果以洪水爲急。豈得俟之九年而不問乎。

呂居仁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予觀之。少游文字格似止此。所進論策辭句。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以比坡。當不覺望洋而歎也。然亦自成一家。

文章忌俗與太清

予嘗與僧慧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輩。要皆能詩。然嘗病其太清。予因誦東坡陸道士墓誌。坡嘗語陸云。子神清而骨寒。其清足以仙。其寒亦足以死。此語雖似相法。其實與文字同一關捩。蓋文字固不可犯俗。而亦不可太清。如人太清則近寒。要非富貴氣象。此固文字所忌也。觀二僧詩。正所謂其清足以仙。其寒亦足以死者也。空云。吾往在豫章。蓋從李商老游。一日亦論至可師處。商老曰。可詩句句是廬山景物。試拈却廬山。不知當道何等語。亦以爲有太清之病。予笑謂空曰。商老此語。無乃暗合孫吳耶。

讀書須知出入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乃盡讀書之法。

心無定見故無定論

天下無定境。亦無定見。喜怒哀樂。愛惡取捨。山河大地。皆從此心生。此心在焉。則管蒯不可以代置。糟糠不可以下堂。是未嘗有正色也。心不在焉。則鼓吹不及池蛙。絲竹不如山鳥。是未嘗有正聲也。舌欲茶味也。而世有瘡痂之士。鼻欲茶香也。而海上有逐臭之夫。天下事如是多矣。杜子美曰。感時花濺淚。恨別鳥

驚心。至於悶詩則曰：出門惟白水，隱几亦青山。山水花鳥，此平時可喜之物，而子美於恨悶中，惟恐見之。蓋此心未淨，則平時可喜者，適足與詩人才子作愁具爾。是則果有定見乎？論者多怪孟東野方歎出門之礙，而復誇馬蹄之疾，以爲唐詩人多不聞道。此無他，心見不同爾。故釋氏之論曰：心淨則佛土皆淨，信矣。

辨牛李之黨

唐人指牛李之黨，謂牛僧孺、李德裕也。新唐書乃嫁其名於李宗閔曰：人指爲牛李，非盜謂何？雖欲爲德裕諱，然非其實矣。德裕在海南，作窮愁志，論周秦行記，謂僧孺有不臣之志，且以兩角犢子自顛狂。爲牛氏之讖，不知兩角犢子，朱全忠姓也。德裕信賢，爲與僧孺立敵，議論偏異，多如此類。悻悻之氣，至老不衰，謂非黨得乎？

讀書惟在記牢

讀書惟在記牢，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誰不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是雖一歲未嘗得百二十字也。況一日乎？予少時實有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爲得法。

昆侖山

司馬遷班固按禹本紀，言河出昆侖，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而張騫傳言漢使窮河

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河所出山名昆侖。予以佛書考之。河出昆侖者。此卽雪山。而所謂昆侖者。是須彌山也。佛書說有四天下。東弗于代。西瞿耶尼。南閼浮提。北鬱單越。雪山在中天竺國。正當南閼浮提之中。山最高。頂有池。名阿耨達池。池中有水。號八功德水。分派而出。遂有青黃赤白之異。今黃河。蓋其一派也。須彌山。又在四天下之中。山頂名忉利天。四天王所居。山如腰鼓。當山腰。日月圍繞。照四天下。更爲晝夜。此禹本紀所謂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者也。此四天下之外。乃有大鐵圍山。小鐵圍山。圍焉。是謂一世界。禹本紀蓋得其髣髴。然方佛書未來時。古之達者已知此矣。遷固且言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覩所謂昆侖者。此是未知昆侖山所在爾。河所出與日月所相隱避處。本是二山。要當以佛書爲證。

東坡南遷之識

東坡遊金山寺詩曰。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松醪賦亦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人以坡此語爲晚年南遷之識。坡又嘗贈潘谷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潘後數年。果因醉赴於井中。跌坐而死。人皆異之。坡固不獨自識。且又識殺潘谷耶。

論南中花卉

南中花木。有北地所無者。茉莉花。含笑花。閣提花。鷹爪花之類。以性皆畏寒。故茉莉惟六月六日種者尤茂。含笑有大小。小含笑有四時花。然惟夏中最盛。又有紫含笑。香尤酷烈。茉莉含笑。皆以日西入稍陰。則花開。初開。香尤撲鼻。予山居無事。每晚涼坐小亭中。忽聞香風一陣。滿室郁然。知是含笑開矣。閣提花微

似梔子香而色雪白。鷹爪花亦謂之鷹爪含笑。香亦不減。閩廣市中。婦女喜簪茉莉。東坡所謂暗麝著人者也。製龍涎香者。無素馨花。多以茉莉代之。鄭德素侍其父將漕廣中。能言廣中事。謂素馨惟蕃巷種者尤香也。恐亦別有法耳。龍涎以得番巷花爲正云。近日浙中好事家。亦時有茉莉素馨。皆閩商轉海而至。然非土地所宜。終不能盛。

古今天下一人

周公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此古今天下一人也。晉惠帝問飢民曰。何不食肉糜。此亦古今天下一人也。

楚詞春秋羅池碑錯綜成文

楚詞以日吉對良辰。以蕙穀蒸對奠桂酒。沈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爾。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鵠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且如旣書曰隕石於宋五。又曰退飛鵠於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且以爲健也。楚詞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詞健爾。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石本爲誤。惟沈存中爲始得古人之意。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蓋自予始發之。予乃今知古人文字。始終開闔。有宗有趣。其不苟如此。

韓文公與大顛論佛法

韓文公在潮州與僧大顛往還。今集中有與大顛書三首。世以爲非是。予讀宗門統要。初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供養。夜放光明。早朝宣示。羣臣皆賀。陛下聖德所感。惟文公不賀。上問羣臣皆賀。惟卿不賀。何也。文公奏。微臣嘗看佛書。見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衛護之光。上問公如何是佛光。文公無對。因以罪謫出。至潮州。遇大顛。公問和尚春秋多少。顛乃提起數珠示之云。會麼。公云。不會。顛云。晝夜一百八。文公歸宅。快快而已。夫人問侍郎情思不快。復有何事。公遂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問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公明日凌晨遂去。纔到門首。乃遇首座。問侍郎入寺何早。公云。特去堂頭通話。座云。堂頭有何言句。開示。侍郎公舉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公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座乃叩齒三聲。公云。適來門首。接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顛亦叩齒三聲。公云。信知佛法一般。顛云。見甚道理。乃云一般。公云。適來門首。接見首座。亦復如是。顛遂喚首座。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否。座云是。顛遂打首座。趕出院。文公一日復白大顛曰。弟子軍州事多。佛法省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文公未會。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顛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然後智拔。公乃禮謝。三平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還得箇入處。觀公與大顛往還。事跡如此。今史傳但載公論佛骨。而不知其始對佛光。已自不合上意。其實未知佛法大義。旣見顛師。遂有入處。而世復以公答孟簡書爲疑。以公與大顛遊。是與文暢義縱等無異。非信其道也。予謂顛古尊宿。非二師比。況聞文公論佛骨來。使文公不見則已。見之必有以啓悟公者。今觀大顛與首座侍者三人。互

相引發。皆迴絕言議之表。所謂爲上根者。說大乘法。因果報應。文字語言。固不論也。今世所傳韓退之別傳者。乃一切掎摭昌黎集中文義長短。以爲問答。如市俚稽較然。彼欲以伸大顛之辯。而抑文公。不知公於大顛。所以相與開示。悟入蓋如此。予欲盡見文公始末。故備錄於此。雖然。答孟簡書。公應不妄作。必有能辨之者。

梅聖俞河豚詩歐公食車螯詩

梅聖俞河豚詩云。但言美無度。誰知死如麻。歐公食車螯詩亦云。但知美無厭。誰謂來甚遐。然已覺牽強。不似梅詩爲切題。

淵明不肯束帶見小兒歐陽必著帽見俗人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淵明曰。安能爲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去。近歐陽公方與客披襟酣飲。次忽外白有客。公遂著帽見之。坐客曰。何不呼使入來。公曰。此俗人也。不可以吾輩之禮待之。世多怪二公之賢。而用處相反如此。予謂淵明不肯束帶見小兒。所謂眼不著砂。歐陽公必須著帽見俗人。乃是泥亦有刺。

蘇子由文章議論

蘇子由著歷代論。以牛僧孺李德裕俱爲一代偉人。以馮道事四姓九君爲非其過。庶幾乎以忠恕格物者。至神宗皇帝御集序。乃以曹操比。而於挽辭曰。量書廢寢興。則又是秦始皇也。不知當時下筆之際。意

果何在

人比狗僧似鼈好一對

歐陽公言漢人碑云鷹擊盧搏是以人比狗也山谷言徐浩詩云法師多壞能能三足鼈也乃是僧似鼈爾人比狗僧似鼈正好一對

詠梅

客有誦陳去非墨梅詩於予者且曰信古人未曾道此予摘其一曰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是縑塵染素衣世以簡齋詩爲新體豈此類乎客曰然予曰此東坡句法也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簡齋亦善奪胎耳簡齋又有臘梅詩曰奕奕金仙面排行立曉晴慙慙夜來雪少住作珠纓亦此法也

韓退之似無特操

韓退之譏服食必死而自餌硫黃親見大顛而復作答孟簡書似是無特操者或者戲曰退之但以立教而已可盡信乎此又可笑

倒用印法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以追賊將韓旻旻得符遂還此太尉一時權以濟事也然予在鎮江嘗見韓倅云今所在州縣獄中或走失罪人但倒用印印所追捕文書賊可必得不知古人還用此法或偶合耶又觀抱

朴子曰。古人入山。皆佩黃神越章之印。行見新虎跡。以順印。印之虎卽去。以逆印。印之虎卽還。此亦倒用印法也。但未知其說。

文章知難者少

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辭者未必能免俗。此又其最難者。大抵爲文者多。知難者少。

畢狀元詩

畢狀元漸使福建日。嘗按部過羅源。時南華翁林子山致仕居南華洞。年已八十餘。以詩迓之。有當年春榜首聞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多所獎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謂先生是古人。海上偶經仙洞府。巖前猶見玉精神。南華久徹逍遙夢。兜率重來自在身。攜得新詩天上去。不教辜負到全閩。人言畢狀元眉目如畫。詩辭亦自清拔。予兒時見人多誦此詩。至今父老猶能誦之。真佳句也。今青瑣集中多載當時諸公贈子山詩。而獨無此篇。故遂記於此。以補青瑣之缺。

丙寅歲。予由海道將抵行在所。未至而遇大風漂舟。盡失平日所業文字。旣而於知交間。收拾逸稿外。得所著捫盞新話十纔可五六。讀之恍然。遂見舊物。顧傳寫僂誤。所未暇正。戊辰春。以三上不第。薄遊姑蘇。無所用心。因就加刊削。得一百則。漫錄於此。以備遺忘。紹興己巳正月二十一日。羅源陳善子兼題於朱氏草庵。

捫蝨新話下集卷之一

歐陽公蔡君謨論硯與書不同

歐陽公論硯以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以紫石爲上歛石出龍尾溪堅勁多發墨而石理微竊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鋸者尤佳也而蔡君謨乃曰端石瑩潤惟有鋒鋸者尤發墨歛石多鋸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二公異論如此然予觀二公論書亦自不同不獨論硯歐公愛柳公權書高重碑謂傳模者能不失真而鋒鋸皆在至於陰符經序則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尤善藏筆鋒也二說正相反以此言之況夫文章豈有定論耶

陳后山之學

陳后山學文於曾子固學詩於黃魯直蓋嘗有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然此香獨不爲魯直何也東坡與劉景文屬對

東坡嘗與劉景文語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當以何對景文答以俗諺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首肯之予以爲不如對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亦俗諺也

伏羲文王八卦圖

朱先生易圖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伏羲圖則乾與坤對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文王圖則

乾位西北。坤位西南。巽東南而艮東北。坎離震兌各居四方。其說本易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說伏羲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曰。此說周易也。予以爲不然。夫八卦自有定位。非聖人所與。豈有伏羲文王之異。如以說卦天地定位。爲乾與坤對。山澤通氣。爲艮與兌對。雷風相薄。爲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爲離與坎對。遂別立爲伏羲卦圖。則雜卦所謂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亦是卦卦相對。當又爲孔子卦圖乎。予故不取其說。

酒樓捧硯池亭乞書

石曼卿劉潛嘗會飲於京師酒樓。主人知其賢。特爲供設美酒嘉殽。終日不倦。旣暮。主人具筆硯。請題名。願與其列。劉石不得已。相顧曰。捧硯可也。予往過永嘉。偶造一人家園中。坐池亭上。梁間有題名。其末云。主人乞書。予顧謂同行者曰。此乞書便可對捧硯也。坐間莫不大笑。

壺蓋瓠類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多不曉。壺爲何物。予謂壺蓋瓠類也。詩曰。八月斷壺。而楚辭曰。玄蜂若壺。壺圓而善浮。故取以濟爾。魯語。叔孫子賦瓠有苦葉。叔向曰。苦瓠不材。供濟於人而已。蓋謂腰瓠以渡水也。莊子亦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以爲大尊。而浮之江湖。瓠與壺正是一類。其善浮。尙矣。遜翁說瓠如環。非也。

作文觀文之法

文章難工。而觀人文章。亦自難識。知梵志翻著義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皋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韓文公排斥靈師意微而顯

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獨於靈師似若褒惜。而意實微顯。如圍棋六博醉。花月羅嬋娟之句。此豈道人所宜爲者。其卒章云。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於澄觀詩亦云。我欲收斂加冠巾。便是勒令還俗也。退之又嘗有詩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故作謝自然誰氏子等詩。尤爲切齒。然於華山女詩。乃獨假借。末句云。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與記夢詩語便不同。不知何以得此。

詩有格高有韻勝

予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時聽之。矍然若有所悟。自此讀詩頓進。便覺兩眼如月。盡見古人旨趣。然恐前輩或有所未聞。

佛印徑山滑稽

楊次公道號無爲子。一日見金山佛印師。佛印問其說。次公曰。某生無爲軍。自稱無爲子。佛印曰。公若生廬州。則自稱廬子乎。廬驢同音佛印滑稽如此。近了和尚有弟子。自言因看庭前柏樹子。話頭有省。遂自號柏